



风光无限好 李信君 摄

陈墅的集

□於建东

相对于陈墅老街，陈墅农贸市场可以算是新街，这里是陈墅集市的地方。

陈墅的集定在农历逢二的日子，也就是每月的初二、十二、廿二。据当地村民讲，陈墅的集应该是当地仅剩的一个大集了。

优味手工包子水饺铺开在集市的弄堂口。早上六七点钟的样子，蒸笼冒着热气，油锅里飘着香沫子，蒸和炸已然成了乡下早餐的主旋律。一只大黄狗吐着舌头在门外转着圈，馋得不行。老板熟练地招呼着每一个在铺子前踌躇的客人，他会问“麻团韭菜合子油条煎饼你吃哪样”，这似乎不是一个多选题，倒像是一个单选题，更像是一个必答题，让你忘了旁边蒸笼里还有蒸饺、菜肉包子、糯米烧卖等选项。这种难以拒绝的热情往往会改变你的初衷，进而成为他的一个新主顾。蒸饺一小笼十个只需五块钱，我决定买上十个，让它们去和豆腐脑摊子上的豆腐花组一对早餐搭档。

弄堂足够宽敞，两边停放着各色各样的代步车辆。不同商行里卖出的电动自行车牌子多得超乎你的想象，雅迪、爱玛、小刀、新大洲……用老百姓的眼光来评判，那就是图个方便快捷省事儿的工具，新旧、美丑、功能都

在其次。老年人的电动三轮车被统一刷上了“已检”的字样，不知道是检了人还是检了车。

集市里，鼠药的叫卖声格外高亢，压过了其他声音。“不怕老鼠多，就怕没有老鼠。老鼠吃过闻过，保证老鼠死光光、死透透！”提前录制好的几句低劣台词滚动播放着，鼠药贩子不厌其烦地宣扬着自家鼠药的优质与神奇。鼠药固然难登大雅之堂，然而小贩的叫卖声确是烟火人间的鲜活注脚。没见过老鼠很多年了，不过关于鼠药和鼠药的叫卖声，让我突然明白一个道理：某个现象或事物是否存在，是可以通过其他物象来感知的。即便你没看见老鼠，但只要有人来集市卖鼠药，就说明老鼠是客观存在的。从一个事件去反观印证另一个事件，是我们观察认识世界最简单、最原始的方法之一。

戏剧性的是，鼠药摊的斜对面是个看牙病的游方郎中。现在不高兴包治百病了，但祖传秘方还是必须炫耀的。一个牙痛的病人托着腮帮子听得愁眉苦脸，满眼迷茫。一旁的牙医还在努力地游说：“找我你算是找对了，绝对没问题的！”再过去一点是一地的农具，锄的、刨的、割的、砍的、剪的、掘的，外来务工人员的融入给这个

小地方带来了 many 稀奇好玩又好使的农具，同时也带来了名目繁多的农作物。西瓜价格已经降到了五毛或一块一斤的水平，产自四面八方的西瓜还在不断涌入，汇成一个西瓜世界。“包熟包甜，买二赠一，不甜包换！”瓜贩叽里呱啦，语速快得不容你有质疑或反驳的机会。再往里走，磨剪刀的、修钟表的、挑鸡眼的、打麻油的、烧卤菜的，还有提着几个竹篮到处穿梭的，被逮住问价的那位说：“便宜你了，就你的价，拿去！拿去！”可惜客家没买他的账。

蛋类、活禽、时令水果算得上是这个市集里的大宗商品，商贩们都在利用各自的优势，大打价格战，混乱中还不忘记压一压秤头。一些兜售自己钓的野生鳝鱼、龙虾、甲鱼的，遇到合适的主顾恨不得连盆带篓子都给出去完事，在他们眼里，这不啻是一笔天降横财，尽早落袋为安才好。一对贩卖对虾的中年夫妇，男人卖力地吆喝“十五块一斤”，买家大多凑个整数买十块的量。于是奇怪的事发生了：每每客家说“来十块”，男人往秤盘里放进若干对虾后，报出的价格都是十块三毛，大家不免怀疑他的秤有猫儿腻，但自始至终没人去拆穿和计较，许是都顾念其生计不易吧。市集的场景

老村明天是春城

□梅南频

拆迁办的电话打来时，我正在伏案写作。听筒里的声音带着机械的礼貌，说老屋的评估结果出来了，让我尽快回去签合同。我盯着纸上方正正的格子，忽然觉得字里行间都长出了青苔。

老屋在镇郊的一片平地上，北窗外可见两座巍峨的龙窑，烧窑时火光红了半边天，开窑时叮叮当当的验货敲击声如同古老的编钟音乐悠扬回荡。村子里住着近百户人家，都是几代以陶为生，练泥的、做釉水的、制缸坛盆罐的、装窑的、烧窑的一应俱全，行行都有大师傅，也出了好多人物，成为老村人的美谈和骄傲。开发商来投资，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，镇里的拆迁办牵头落实搬迁。老村人不舍，舍不得这份几代人的情感，就说等南频来吧，他在城里工作，有见识，他签我们也签。老乡们的器重给我出了难题。不管怎样，我还是放下手头工作，应约而去了。

走遍整个老村，很少见到儿时的伙伴，村屋大多租给外来务工者了，只有守村的一些老人蹒跚地游走在村道上，似乎在寻找心中的印记。拆迁办的人在临时搭建的板房里等着，桌上摊着厚厚的文件。我没细看那些条款，手指划过“房屋所有权人”几个字时，像触到了老屋冰凉的石础。有人递来红色的印泥盒，我把大拇指按下去，再抬起来，按在纸上的瞬间，我听见一声轻响，不是纸张的褶皱声，倒像是什么东西碎了。

离开板房，我往老屋走去。路上遇见婶婶，她挎着竹篮，篮子里是刚从菜地里拔的青菜。回来了？她问，声音涩涩的。嗯。我应着，没说签了合同的事。她叹了口气，说，你叔昨天还在修那扇木门，修好了说不定还能用上几年。

我打开老屋的门，一股霉味扑面而来。院里的老槐树被叔叔锯掉了，留下一个不太粗壮的树桩，截面是新鲜的白。祖母种的月季还在，许久没人浇水的样子。堂屋里，被祖父坐得发红的竹椅蒙上了一层薄灰。墙角的蛛网也蒙着灰尘，在穿堂风里轻轻地晃。我想，起小时候，总爱盯着蛛网上的阳光看，看细小的尘埃在光里跳舞。祖母会在这时端来一碗糖水，甜味顺着热气窜进鼻子。楼上靠北的四架屋是祖父的

书房，四周是用木板架起来的简易书橱，千余本发黄的线装书籍曾经齐整地排列在这里。一张高脚木凳是祖父专门用来登高取书的，我把它带到了城里，一直视为传家之宝，也是我最珍惜的情感寄托。

我在木楼板上走来走去，楼板发出颤抖的声响，仿佛在与我轻声絮语。这间是我的婚房，窑上一起工作的李师傅手巧，买了一桶当时最时髦的荸荠漆，把我父母留下的家具全部刷了一遍，让他们成为新房里最亮丽的存在。山尖形的屋顶又旧又不好看，我们买了好几斤铅丝拉成平顶，上下两面糊上报纸，做成了划时代的天花板。谁知婚后不到一年，这天花板竟成了老鼠的运动场，一到夜晚，运动会就准时开始，让我啼笑皆非。而今，天花板零零落落地垂挂下来，似一次隆重的谢幕。

我魂牵梦绕的根在这里，一座老屋，一个村庄。几个月后，我特意绕路回去。老村不见了，变为一片开阔的工地。几十台挖掘机举着巨大的铁爪，在地上刨、挖、碾。轰鸣声震得地面发颤，空气里满是尘土和柴油味。我站在曾经是村口的地方，脚下是松软的土。有人说，老村的地基在地下三米深的地方。我想象着，地底下有青石板铺的

决定了商品的档次和价位，在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和讨价还价声里，隐含了多少的辛劳与苦乐、不甘与无措——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偶尔耍点手段，似乎也不为过。

生活总是不计得失后果地向前奔忙。紫杉路和陈戴路中间的千里马大道，是陈墅市集蔚为壮观的一面。上百个临时摊点夹道而列，服装和家纺占据了大半的空间，花花绿绿，琳琅满目。家具和花木，构成集市的重磅内容，而药材和观赏鱼，则是集市的点睛之笔。八点左右的辰光，通道已经被堵得水泄不通。三十七八度的高温晒不退百姓逛街看稀奇的热情。农历六月的乡下是晴朗明亮的，脚步和人声、嬉笑和嚷骂，结成忙乱而温情的画面，而四处游走的麻油香味，恰恰又是一剂沁人心脾的夏日清凉方。大家似乎已经很久没有如此奔放和撒野了，关于人性的光芒和潜质，在这不需丝毫掩饰的乡野中大放异彩。

我想，在经济持续发展的江南农村，已然不再缺少市集的这些物品了，那么，是什么让人们迷恋于此呢？萨特所指的存在虚无性，终究应该是论证了存在的真实性吧，因为一切虚无的存在，似乎才是现实存在和需求的终极呈现与最佳表述。

生活秀

中秋麦饼香

□蒋森度

记得很清楚，儿时的每年中秋，梅泾村巷上都会散发出诱人的香味，通常在下午，东巷的炊烟刚升起，西巷的炊烟也冒出来了。村巷间不见闲人和孩童，都在家忙着做麦饼呢！

做麦饼的主角是家中的老祖母，配角是孙女孙儿。作为麦饼主料的麦粉，是用石磨磨出来的小麦粉，香气扑鼻。

老法做麦饼先要做好麦饼馅，主要有三种。先说芝麻馅，把黑芝麻捣碎，拌入绵白糖，加少许温水调匀，不能加油。再一种为素馅，用纯菜油拌精白面，加糖后掺点盐和捣碎的果肉，别有风味。第三种是猪油馅，猪板油提前一两天斩碎、加盐，备用。因为做麦饼，那几天的猪油就成了紧俏货，必须预订。动手做猪油馅麦饼时，心里有一种隆重感，盐渍了两天的猪油在精致的大瓷碗里放出晶莹白亮的油色，做之前加入细葱和少许姜末，忌放其他调料，以突出猪油的纯。猪油馅麦饼总是最后做的，麦粉揉成面团，分出正好一手握的一块，拇指在粉团中揪出一个凹穴并慢慢转动扩大，放入猪油，捏拢收口，轻揉几下，放在撒满麦粉的灶面砖上，轻轻压扁，一手转动饼坯，一手用擀面棍轻滚，饼坯变得又大又圆时再把它翻个个儿，继续滚动几下使其厚薄均匀，然后放进圆形粉筛中，准备下锅。

做麦饼的高潮部分来了：祖母指挥12岁的孙女束好围裙，站上灶台前的小板凳，握好铲刀，把麦饼坯一张张放进铁锅。10岁的孙子负责在灶下烧火，火不能大，也不能小，小孙子眯着眼，认真地烧火添柴，不敢离开半步。在祖母指点下，姐弟俩一上一下，配合得有模有样。爸妈在农田里干活，他们在家做祖母的助手，心中颇有几分成就感。

无锡乡间做麦饼，多是放在铁

锅内烤，俗称“爇”麦饼。家中灶台上的老式铁锅比较大，可容纳十多个麦饼。麦饼逐一被放入锅中，挨个翻转几次后陆续被煮熟，小孙女不停地取出烤好的麦饼，放入刚做出来的生坯。动作稍慢，饼边就会焦黑，她难免乱了方寸，头上冒出热汗，祖母这才过来帮忙。素馅麦饼先进锅，全熟后，猪油馅麦饼进锅。热灶烫锅，猪油在饼中缓缓化开，慢慢融入饼皮，油汪汪的亮色在饼面上渐渐显现。馍猪油馅麦饼时，灶膛里必须是小火，以防麦饼急火快熟，猪油一下子渗出来，饼皮吸收不及，外观和口感就欠佳了。祖母让孙女在旁全程观摩。

素馅麦饼出锅时，香味已经弥漫整个屋子，待猪油馅麦饼出锅，饼香混着荤油味，更加诱人。家家都在做麦饼，香气从各家袅袅飘出，把整个村巷都裹住了。

中秋那天，村中男女劳力照样下田劳动，收工闻到麦饼香，顿时忘了疲累，到家见灶间叠起的层层麦饼，更是心情大好，匆匆洗了手，便急不可待地先吃一个素馅麦饼，填一下空空如也的肚子，然后坐下来，郑重其事地拿上一个刚出锅的猪油馅麦饼，细嚼慢咽认真品味。一年到头，有个中秋节真好！

老祖母早就用大号钢精锅煮好了一锅稀薄的粥，呷一口粥汤，嚼一口麦饼，满心的欢喜无法用言语形容。惦记了一年的八月半猪油馅麦饼的味道终于回来了！

到了做麦饼的“收官”阶段，祖母会把剩余的麦饼装进竹篮，盖上毛巾挂在灶间通风处保鲜，香味就那样悠悠地散放着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村上的人少了，八月半的饼香也淡了。没想到连着我们几个村的石塘湾老街却开出了许多麦饼店，八月半未到，麦饼已经香彻一条老街。老街把各村的饼香归拢到一处，乡间八月半特有的“香”在此延续……

听劝与劝人

□项友炜

孩提时，父母常开导我，要多“听人一句劝”。于是，我将此话铭记心中。记得1962年春，浙江许多中专学校相继被撤销，这也波及各中学。当时，我们班上就有五六名同学自动退学了，我也有这样的想法。班主任方老师找我谈心，劝我继续学业。在她的规劝下，我读完了高中，并应征入伍，成为一名军人。当年如果没有方老师的及时规劝和自己的听劝，我的人生就要走上另一条路啦！

民间有“听人劝，得一半”的说法，即虚心接受劝告可事半功倍，这也体现了传统智慧中“兼听则明”的辩证思维。还有一句“听人劝，吃饱饭”，则从生存需求的角度表现接受劝告的实用价值。“善纳良言可避祸得福”，这在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。早年，我们部队曾担负保卫南京长江大桥的任务。一个深秋的傍晚，在桥上巡逻的战士发现一名姑娘急匆匆地走到桥墩旁，双手抓住护栏，伸腿往外跨。战士飞也似的一把抓住她，把她带回岗亭，一边给她倒水，安抚情绪，一边了解事由。原来，姑娘是安徽人，二十出头的年纪，因婚姻问题与父母闹僵，一时冲动便想跳江了一生。几位战士耐心开导她：天大的事都好商量，轻生不可取。人生之路还长着哩！你这一跳，不仅自己享受不到美好人生，父母还会痛苦一辈子……最后，问她：“现在还死吗？”“不想！”姑娘摇头回答。几年后，这位姑娘结了婚，有了孩子，家庭生活美满。

由此我联想到：当你遇事想不开的时候，听人一句劝，会拨开云雾见太阳；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听人一句劝，制胜的点子或许就在眼前；当你走向违法犯罪边缘时，听人一句劝，可能会让你迷途知返，回头是岸！

听劝与劝人，在行为科学中属于社会互动行为，分别对应信息接收与主动干预的行为，其核心涉及动机理论、说服心理学及群体行为规律。这就要劝劝人者具有高人一等的智慧、知人知心的本

领、对症下药的良方、循循善诱的技巧；要求听劝者有虚怀若谷的胸怀、举一反三的悟性、知错就改的意识。

听劝与劝人的最高境界在于相互砥砺中彼此照见，在共同探寻里臻于圆融。这里头的艺术，就在于沟通中既坚持原则又顾及他人感受，使双方达成共识。孔子与弟子坐而论道，非单向灌输，而是教学相长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

邻居阿根是我退休后的好朋友。他是一家大型国企的退休工人，每月退休金5000多元，工资卡由老婆管理，每月只有几百元零用钱，手头很紧。好在他心灵手巧，常为左邻右舍修水管、通马桶、配门锁、搬运物品、陪护病人等，从而获得一些劳务收入。两年前，无锡出现一种新的非法理财骗局，以短途免费旅游为幌子，以高额回报为诱导，拉拢市民签订旅游理财协议。我每天与阿根讲，千万不要参加这样的活动。他嘴上应诺，暗地里还是参加了几次旅游，并将自己好不容易攒下的8000元买了旅游理财产品：8000元本金，半年后给付10000元。半年后，协议未见兑现。又过了半年，阿根说那个总部在上海的旅游理财公司老总被捕，公司也人走楼空了。投资者联名状告这家公司，可官司至今未判决。我推心置腹地与他讲道理：非法理财公司，都是拉大旗作虎皮的空壳公司，投资者看中他们的高额利息，而他们看中投资者的现金。“阿根啊，你想想看，8000元本金，半年要付你10000元，那年化利率已达50%了，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。今后碰到这类事，一定要动动脑子，不要再上当受骗了！”如此摆事实、讲道理的双向交流，使我们之间达到了真正的思想共鸣，阿根也坚定地说出今后的行为信条：勤劳致富，正道理财！

劝谏，自古就有。而今，这古老的劝谏艺术愈显珍贵——它呼唤我们以开放的心灵谛听时代风雨，以悲悯的智慧抚慰人心，营造更和谐的文明社会！

漫记

漫谈

随笔